



陈 敏

入了伏，暑气像一块湿抹布，把州城裹得密不透风，朋友说，进山走走，去广货街吧，吹吹那里的山风。

初听这名字，心里先自揣度。广货街，想来不过是秦岭山坳里一条寻常短街，不长，不宽，青石板路，两边开着一些卖核桃、板栗、腊肉、干货、草药的铺子，游人稀稀拉拉，片刻便能从街头走到街尾。心里存着这点浅淡的印象，一路随车，跟朋友进了山。

刚翻过黄花岭，窗外的风忽然就凉了。盘山路迂回向下，像一条软带子，从山巅徐徐沉入群山腹地，顺着河谷蜿蜒向前。车行驶十里，两岸青山合围紧来，峡谷幽深，行至隘口，河谷陡然宕开一方平缓谷地，依山错落的屋舍渐次映入眼帘。朋友说，广货街到了。至此，才恍然明白，原来，广货街并非只是一条临街短巷，而是秦岭怀里抱着的一个镇子。

此地旧名叫沙沟口，正卡在子午古道的腰间，一道秦岭横在眼前，隔开了关中的厚土与陕南的秀水。往昔山道崎岖难行，车马旅商往返穿行，四方货物在此集散，南来北往的商客挑夫翻越崇山之后，总要在此歇脚打尖。山外运来的粗布、盐巴、煤油、铁器、

缝衣针等顺着扁担送进来；山里的天麻、党参、干核桃、干板栗等成批运出山外，一山相隔，互通有无。山里货物与山外货品顺着古道往这儿聚，铺子越开越大，小小的镇子，便成了山道上的一处安然温柔的落脚点。“广货街”的名字就慢慢叫响了，走南闯北的客商说这里热闹得像码头，便送它了个“秦岭小汉口”的名号。

悠悠岁月更迭，青石板上的马蹄印被落叶填没了，古驿站的铜铃声也湮没在岁月的风里，从前的商贸盛景渐渐归于沉寂，却借着大秦岭山水的滋养，慢慢换了一番光景。

如今，挑担子的商客换成了扛着登山包进山游玩的人。山民守着自家的山场和院落，不慌不忙地营生。镇子褪掉了从前贩运的劳碌，脚步也慢了半拍，漫出了一股悠然之气。

民宿顺着山势而筑，不讲究城里横平竖直的规矩，木窗木门，檐下挂着竹筛，晾晒着各家自制的豆豉、腊肉、山野干菜，往山影里一嵌，就像从土里长出来似的。就连院名也起得很有诗意：漫岭山舍、花栖玥山舍、喜塘里、静心阁……全是从眼前的山光水色里摘出来的字，单站在路旁

念一遍，就能觉出山里人把日子过进了山水里，不慌，不挤，从容得很。

广货街的诗意，不用刻意找，抬眼低头全是。盛夏的山浸饱了雨的浓绿，一层叠着一层往四边铺。溪水顺着石缝往下淌，叮咚叮咚，像山野哼出的小调；林子里，百鸟啼鸣，声音裹着松针的清香，随风漫扬。站在广货街的任何地方往远处看，满眼的绿就能让人发好久久的呆，人心会随着山野绿意一同沉静下来。昔日的商旅偏爱此处落脚，大抵也是贪恋这份藏于秦岭深处的安然吧。

山民把竹筐竹篮摆在自家门前的青石板上，筐里的东西有的来自大山的馈赠，有的源自岁月巧手的雕琢。嫩得能掐出水的山野菜，带着白霜的野桃李，熏得油亮的老腊肉，还有干豆角、山泉水点出的豆干，晒得软乎乎

的党参、茯苓。没有花里胡哨的包装，全是实打实的山野滋味。

“尝块豆干！”一位老阿婆满脸慈爱，颤巍巍地从筐里摸出一块褐黄的豆干递过来，笑得眉眼温软。山泉水泡出的黄豆，老式石磨磨出的浆，用农家的浆水轻点凝固，再拿柏树枝慢慢熏上几天，咬一口，韧劲足，柏香混着

豆香，满口都是山里的烟火气。

旧年柴烟已然消散，农家沿用砂锅古法烹制食材，一年期的散养土鸡慢煨于锅中，没有放太多佐料，清清爽爽，山野本味尽数锁在汤里，浅酌一勺汤汁，满口皆是山林原生的鲜香。

古驿道上匆匆赶路脚步声早已远去，余下的尽是慢悠悠的山间光景。阿婆倚着门檻，摘检从自己地里采来的鲜货，老翁蹲在墙角，打理竹编器物，放了暑假的孩童围坐在树下石桌伏案写字……

原来，广货街的好，不在于街巷的长短宽窄，它是秦岭怀里留存的旧日光阴，是子午古道沉淀下来的温软烟火，是山民依托山水淬炼出的恬淡生活。你大可搬一张竹凳，倚着院门，听溪流潺潺、闻山林草木清香，看往来游人，体悟岁月安然的人间日常。



商洛山

(总第2917期)

刊头摄影 全玉民

回家吃午饭

曹树湘

“妈，中午我回家吃饭哦！”电话中，我对母亲说。

“你在哪儿呢？”

“商洛西站。”

“好啊好啊！高铁通了吗？这会儿都九点半了，你能回来吃午饭？”母亲语调轻快，有惊喜也有质疑。毕竟，商洛到白河有近四百公里呢！

“我坐九点四十八分的高铁到郧西，再坐班车，中午就到家了。”

刚放好行李箱，列车平稳启动。窗外深浅不一的林木铺展成无边的绿，列车穿梭于连绵青山之间，银灰色的车身划破层层叠叠的绿意，偶有村落散在铁轨两旁，红瓦覆盖，白墙点点，远山巍峨，近树飞驰。高铁平稳穿行在崇山峻岭间，车厢内忽明忽暗，人仿佛在流动的山水长卷中，喧嚣被群山隔绝，只剩盛夏里秦岭特有的满目葳蕤与清新。

三十九分钟后，列车到达郧西站。下了高铁，需换乘班车。高铁站旁竖了一个大大的牌子——“白河”。单是看到这个地名，内心就生出一种亲切感。“请问你去哪里？我是这辆车的司机。”一道熟悉的乡音在耳边响起，我看向他——白丁恤、浓眉大眼，是个二十六六岁的小伙子。他说这条线路是跨省专线，开通时间不长，是专门为坐高铁到白河的乘客服务的。

坐上车，在大家的谈笑声中，我的思绪飘回1999年那个初秋。那年高考结束，一纸来自商洛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让我知道了商洛这个地方。看着那张特意为上大学买来的地图，我茫然无措，不知道去商洛怎么走。当父亲和我背着大包小包，在一个秋雨纷纷的清晨踏上去商洛的路途时，心里充满了迷茫和忐忑。

父亲把他那辆掉了漆的自行车擦得锃亮，行李摆在车架上，推着自行车沿着乡间泥路往镇上的乘车点赶。我们坐上一天只有一趟的汽车，到火车站转乘绿皮火车。手里攥着被检票员剪出小小豁口的火车票，立在站台上，看着一眼望不到头的铁轨，不知道下一站会是哪里。绿皮火车哐当哐当停在站台上时，微风吹动了母亲额头的白发，她眼里闪着泪花，

母亲像是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这不晓得啥时候能到学校，啥时候能回来啊？”“听说这火车到阳平关要换车头，到省城得一天一夜，然后再坐汽车到学校。”我把打听到的信息告诉母亲。母亲沉默了，目光投向那看不到尽头的铁轨。火车缓缓离开站台，车窗外母亲的身影渐渐变小，她迟迟没有转身，直到再也看不见。多年来，那一幕长久地留在记忆深处，直到今天，为人母的我才读懂那份藏在沉默里沉甸甸的忧虑与牵挂。

“呸当，呸当……”那一夜，我趴在绿皮火车的小案几上枕着发麻的胳膊度过。我和父亲转乘汽车到达商州时，已是第二天的下午。

“这是孤山水电站。”一个声音打断我的思绪，汽车飞快地行驶在242国道上，透过汽车玻璃，车轮下平整的柏油路面跟十年前简直“判若两路”。2016年，我们驾车回娘家的时候，孤山水电站还未建成，路面坑坑洼洼，有的地方还有很大的水坑。老公为了避水坑，把方向盘拧得欢实，汽车上下颠簸，东摇西摆，我胃里翻江倒海。下车的时候，脚像踩在棉花上，浑身酸疼像要散架。那个时候，回娘家需要大半天。

而现在，平整的路面顺着江岸延展，轮胎碾过路面安稳无声，一侧是层叠群山，一侧是浩渺汉江，山影倒映河面，小舟缓缓游走，好一幅美丽的泰巴山水画啊！正出神间，一座大桥赫然在目——连通秦楚两地的鄖白大桥到了。妹夫的车已在桥头等着我。

二十分钟后回到家中。看着母亲欢笑着摆上餐桌的饭菜，随手从盘子里拈起一截竹笋搯进嘴里，腊肉炒竹笋特有的香味在口腔里弥漫开来。再看看表，离十二点还差十多分钟呢！



棣花荷塘

张正阳

千亩清芬

夏风漫过宋金桥
千亩荷塘铺开棣花最宽广的胸膛
淤泥沉落俗世的荒芜
水上，是一池清莲自持的眸光
远山淡影，敛成温柔的白
流云低渡，化作粼粼金光
这一池芙蕖，固守朴素的立场

根植浊壤，不向尘埃妥协
清宁为骨，以素白做裳
一缕浅香漫过斑驳的时光
所有浮躁，在此安然退让
原来最高贵的活着
是不染、不媚、不张扬

荷的知己

清风街的烟火绵长
青石板沉淀着乡土最深的温良
平凹笔墨落下的寻常人间
藏着最朴素的坚守与倔强

老屋一隅，卧一枚丑石
粗粝是外衣，沉默是信仰
怀揣山河，内敛星光
恰如塘中素荷，扎根淤泥不卑不亢
石藏蕙心，荷含清骨
两份孤独，同一种气韵

清风往来，牵荷香、抚石凉
一静一动，对望岁月沧桑
在棣花宽厚的土地上
拙石与清莲，相互丈量

夜荷禅思

暮色轻合，收拢白日照耀
荷塘归于沉静，万物安详
菡萏褪去浅艳，满池幽香
在月光里，站成淡泊的模样
没有蜂蝶追逐，没有人潮匆忙
一水澄明，洗尽俗世万般慌张
每一枝静立的莲
带着光阴淬炼出的温柔力量

我把心事轻放于这池碧水之上
让浮沉落地，让执念成往

清风街灯火渐淡，丑石静守寻常
千亩荷影，与远山默然相望
这棣花一地清骨、一地素光
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灵魂的归处



乡村物语

秦岭土豆

刘星雨

一路盘山公路沿山势迂回延展，坡陡峰回，曲径通幽，宛若一枝攀附山脊的凌霄花。盘旋辗转之间，每绕过一道山弯，一帧陕南独有的山水画卷便豁然铺展眼前。此地高山上的村庄里，聚居着清代安庆移民后裔，乾隆一朝，摊丁入亩税制推行，江南皖地又屡遭荒歉，官府出台垦荒免税的恤民政令，大批安庆乡民告别故土，推着独轮车马，携家辗转千里，落脚在丹凤深山有山泉环流的沟壑之间。彼时秦岭荆棘莽莽，荒草漫野，先辈凭一身筋骨拓荒垦田，就此扎下绵延二百五十余载的烟火根脉。

作家陈年喜与妻子书霞，便是这批南迁先民的后人，安居于这高山上的村落。群山叠翠，河谷流莺，朝露凝缀禾叶，薄雾缝连山腰，晨光未散，我们便持锄穿行在齐身的玉米林中。又锄破开温润褐土，圆实饱满的土豆接连滚落，裹着细碎黄泥，皮肉莹白温润，带着大山独有的敦厚气韵。

细细比对，秦岭高山沙壤孕育的洋芋，品相远胜我渭北蒲城黄土地所产。表皮光洁匀净，少有斑痕蛀洞，浑圆莹润，恰似浴罢稚子，干净质朴。一属长江水系沙质山地，一为黄河流域黄土台塬，水土殊异，物产风貌便天然分出差别。

书霞深谙山里农事，同我细说门道：新掘出土的土豆切忌暴晒，日光灼晒会令薯皮泛青，食之口舌发涩。在丹凤山民的日子里，马铃薯身兼粮蔬二职，岁岁三餐，恒久陪伴寻常农家烟火。

秋收农忙正当其时，田垄上妇人挥锄采薯，巷陌间青壮劳力往来转运薯筐。缺齿的景老翁端坐院前石阶，眉眼含笑分拣洋芋：品相完好者归集囤藏，留作秋冬度日；外皮磕碰破损的另行收納，趁早烹制食用。山民惜粮守耕的习俗，在畝庄这片土地代代沿袭，静谧山乡自有一套温润从容的人间秩序。

望着满地圆滚滚的土豆，不由得心生慨叹，此物品性，恰似这一隅漂泊落地的移民苍生。土豆本源远在南美安第斯群山，明末辗转传入华夏，素来不挑土质、不拣寒暑，黑壤、黄土、红坡，但凡有雨露滋养，便可破土抽芽。

这何尝不是当年跋涉而来的安庆流民写照？初至秦岭，身处异乡，言语隔阂，周遭举目无亲，深山生存条件百般艰苦，先辈不曾颓靡嗟叹。他们于陡坡辟田，在石缝垦耕，汲涧中水，燃山间柴，凭勤劳韧劲，把荒僻幽谷化作世代栖居的故土。历经数百年耕耘经营，依托武关河珍稀水生动物自然保护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坐拥天麻之乡盛名的峦庄镇，已然打造出秦岭深处远近闻名的康养避暑胜地。

马铃薯依铃铃状块茎得名，地域不同，称谓便各有章法：东北呼土豆，西北唤洋芋，晋地称山药蛋。名号虽改，顽强求生的本性始终如一。就像落户丹凤的安庆移民，乡音习俗慢慢融汇陕南山风，可骨子里吃苦耐劳、随遇自立的风骨，历经数代丝毫未改。

在山里，洋芋是农户割舍不下的生活底气。春月青黄难继，它便是度荒救命口粮；隆冬大雪封山，它便是暖透茅屋的家常菜肴。酸辣洋芋丝、洋芋炖土猪腊肉、洋芋焖土鸡，菜式翻新无穷，山民岁岁食之不厌。

我捧起一捧新收土豆，泥土清冽的山野气息萦绕指尖。薯块默然无言，却道尽生存至理：人生辗转漂泊，便坦然随缘安顿；一旦扎根一方水土，便倾尽全力扎根生长，酝酿丰硕收成。

落日衔山，习习山风掠过玉米田。书霞收拾农具，告诉我们晚间品尝山中特色洋芋炖腊肉，再配上本地烙饼与杂粮拌汤，皆是丹凤山野最熨帖人心的烟火滋味。

这平淡无奇的植物，却蕴藏着乡土最质朴的人生哲理：漂泊则随遇而安，扎根便竭力向上。

这群扎根秦岭的安庆移民后裔，便是散落在群山之间的土豆。他们把异乡熬成故土，让血脉代代赓续，守着秦岭这一山风月，质朴沉静，生生不息。

洛惠渠

(独唱)

李琳 词
陈大明 孙卫国 曲

